

中国古典小说精品大系／藏本文库 第一部
海内外珍藏秘本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古典十大禁毁小说之一

九尾龟

下「清」张春帆著



中国古典小说藏本文库

中国十大禁毁小说

九尾龟

[清]张春帆 著

(下)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一百二十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
康己生中葶咏新台

且说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章秋谷的话儿，免不得也谢他几句，一面偷转秋波细细的打量他们两个。看着这样的两个少年男子，一个是玉山朗朗，华彩非常；一个是琪树亭亭，丰姿照夜。杨慕陶生得虽然俊俏，和他们两个人立在一起，就觉得差了好些。康姑太太看了又看，不觉心上很有些儿羡慕的意思。便把两对秋波只顾望着秋谷、春树这边溜来。秋谷虽然看见，却故意别过头去和春树说话。

只听得杨慕陶问着康姑太太道：“方才那一班流氓，究竟是你们的甚么人？你们为甚么都这样怕他？”康姑太太还没有开口，章秋谷早接着讲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有些糊涂。这班宝货哪里有甚么好人，无非总是大家赌气赌出来的事情，你又何必去问他！”康姑太太听了这几句话儿，不觉面上一红，低下头去。杨慕陶听了，也不觉恍然大悟，心中彻底皆明，暗想：“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糊里糊涂的，一时竟想不出来。”章秋谷说了几句闲话，便立起身来对着康姑太太讲道：“他们那班人都不是甚么好货，今天吃了下风，一定要想着法儿来报复你们的。不如今天就把这几间房子还了房东，随后慢慢的再找地方，觉得妥当些儿。你们的意思看怎么样？”杨慕陶听了，连连答应。

康姑太太见秋谷同着春树立身来要走，心上未免有情，明知道留不住的，只得起身相送。横波一瞥，脉脉含情，看着贡春树、章秋谷两个人出门走了，才回身进来。果然听着章秋谷的话

儿，立刻把房交还了房东。有些动用器具，没有安放的地方，便和房东主人说明了，暂时寄放。好在房租已经付到月底，这些器具暂时存放一下也不要紧。料理了一回，又和杨慕陶说了几句话儿，叫他在外面另寻房子。杨慕陶答应了，便起身先走。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虹口康公馆来。

刚刚走到花厅，就听得里面有许多人的声音在哪里吵闹，又夹着些女子的哭声。康姑太太听了，心上甚是疑惑，不知道闹的甚么事儿，便连忙赶过去看。走过一重院子，那吵嚷的声音直钻进耳朵里来，听得十分真切。只听得大姨太太的声气在那里哭着乱嚷道：“你这样的一把年纪还是这样的不要脸，成天的和那些娘姨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闹。这还不必讲他，如今索性连自己的媳妇也要拉拉扯扯起来，哪里还像个人家？我虽然是堂子里头出身，眼睛里头却从来没有看见你们这样的一家人家。不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，都是嘻嘻哈哈的，没有一些儿规矩。”一面说着，又有许多丫环娘姨的声音，七张八嘴的劝道：“大姨太太，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，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！”

康姑太太听了，见闹得这班厉害，连忙走进去看时，只见那位大姨太太紧紧一把揪住了康中丞胸前衣服，把头往康中丞身上乱撞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，口口声声的只说：“你把绳子来勒死了我，省得在你面前讨你的厌。”康中丞被这位大姨太太一阵的乱揪乱扭，弄得没了主意，只说：“放了手，有话好好的讲，如今做出这个样儿来，给人家看了算甚么样儿？”大姨太太哪里肯放，只滚得髻鬟散乱，粉黛模糊。那流下来的涕泪，连康中丞的花白胡须上也沾了好些，身上的衣服更湿了一大片。七八个丫环娘姨在旁边拉着也拉不开来。康中丞虽然着急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康姑太太见了这班模样，心上很有些怪着大姨太太不应该闹到这步田地，便抢步上去，一边一个，拉开了大姨太太，捺他坐

下。口中说道：“甚么事儿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？且把这件事儿讲给我们听听。”大姨太太听了，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来，含着一泡眼泪，告诉康姑太太道：“他这样的一把年纪，也是五十几岁将及六十岁的人了，还是这样的没正经。在别人身上也还罢了，自己的媳妇也和他眉来眼去的，做出那种贼形怪状来。我看在眼睛里头已经不是一天了，劝了他几次，他只当没有听见。今天索性两个人在内书房里头动手动脚起来。我走进去说了几句，他不但听，倒反和我横跳一丈、竖跳八尺的闹起来。你们想想可有这班道理？”康姑太太听了，正在沉吟，康中丞觉得脸上过不去，便连忙说道：“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不过和二少奶奶说了几句儿，他一时看错，就和我闹起来。”大姨太太听了，又抢过来拉着康中丞的衣袖说道：“你没有这件事情，是我冤枉你的？我和你当天发一个誓好不好？”

康姑太太见了，连忙分开了大姨太太的手，劝他道：“你不必这班生气，凡事只好忍耐些儿。就算果然真有这件事情，你也不便这班吵闹。传出去给人知道，我们这样人家将来还有甚么脸见人？”大姨太太听了，一时说不出甚么话来，只得说道：“我的意思原想不要闹出来的，无奈我只说了一句，他倒瞪着眼睛提起喉咙，和我寻事，把我的气提了上来，方才和他翻脸的。你们想想，究竟是我不是，还是他的不是？”康姑太太道：“自然是他的不是，哪里有派你不是的道理？但是这样的事情传了出去，也没有甚么好听。还是好好的劝劝他为是。”大姨太太听了，觉得这几句话说得不差，况且平日之间，大姨太太不怕别人，见了这两位姑太太心酸口辣，说又说得出，做又做得出，心上很有些馁他。更兼这件事情仔细想起来，实在是自己性急了些，不该闹得合府皆知的。便也只得点头说好。康姑太太又安慰了他一回，又劝说了康中丞几句。康中丞也没有话说。

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里去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，便

问：“二少奶奶到哪里去了？”康中丞道：“他只说我们有意和他过不去，当时就坐着马车回娘家去了。”康姑太太想了一想道：“这件事情不妥当。无论这个事儿有没有，始终没有甚么凭据。回来他叫了娘家的人出来和我们讲起理来，只说我们污蔑他的名节，那时又该儿怎样呢？”康中丞听了，也把手一拍道：“这个话儿不错！该应怎么的一个说法呢？只好请你们两位和我想个法儿的了。”康姑太太听了，低着头沉吟一会道：“据我看来，不如立刻派个人去和他讲明白了，说刚才大姨太太的话儿不是说他，他不要认错了。一则过过他的面子，二则总算和他赔个礼儿，只要他面上过得去，自然也就罢了。”康中丞道：“这个主意虽然不错，却派哪一个去说呢？要是派个不会说话的人去，万一一个说僵了更不好。”说着，想了一想，便对康姑太太说道：“这个媒人本来是你们二位做的，只好请你们两位去走一趟的了。”康姑太太听了，义不容辞，只得点头应允。康中丞道：“要去这个时候就去。要是迟到明天，他们那里有人先来说话，我们这边的话儿就难讲了。”康姑太太听了，便走回自己房间去，打扮了一回。两个人坐着马车去了多时，方才回来。康中丞见他们来了，分外关心，连忙问他们怎么样。康姑太太笑道：“费了我们两个人许多唇舌，他们方才没有话说，只说留他在家里头住上几日再打发他回来。”康中丞听了，便立起身来，朝着他们两个深深打了一拱，口中说道：“一切费心得很。”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见了康中丞这班形景，忍不住格格的笑，还了一个万福道：“我们自己人，还说这个么？”说着，坐了一会，便都走了出去。

康中丞见房里头静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做个矮人，赔个不是。大姨太太起先背过脸去不肯理他。康中丞左打一拱，右打一拱的，口中说了许多软话，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气骗了下来，嗤的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不用在我面前做这班的腔调，我不是喜欢这个样儿的。”康中丞见他笑了，心上

方才高兴，便想出许多说话来骗他。大姨太太见他这样的陪小心，便故意问道：“你不要对着我花言巧语。你只和我实说，你和他究竟上过手没有？”康中丞也故意装糊涂道：“你问的是哪一个？甚么上手不上手。”大姨太太冷笑一声，又咬着牙齿，把一个指头用力在康中丞头上点了点道：“你还要和我装糊涂！难道今天我看得这样的明明白白，你还要假装干净么？”康中丞也笑道：“你要说出究竟是哪一个来，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。你如今只是含着皮包着骨头的不肯说出来，叫我哪里想得到呢？”大姨太太听了，气得把颈项一扭，别转头去，口中说道：“你不肯和我讲，你就赌个气儿，从此以后不要和我讲一句话。哪一个再要和我讲话的，便是个没志气的畜生！”康中丞见他又生了气，便连忙说道：“你这个人，怎么这班的会生气？和你说一句玩话，你就当起真来，老实和你讲罢，我和他虽然彼此有些意思，只不过大家讲几句笑话罢了，实在没有别的事情。你不相信，咒都可以赌得的！”大姨太太听了，知道不是假话，便道：“还说是世代乡绅的千金小姐，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！以后看他把脸放在甚么地方去！我们堂子出身的人，只要嫁了人，倒是规规矩矩的，也没有他这班轻贱！”康中丞连忙朝他摇手道：“和你说了，你又这班哭闹。请你少说几句，留我点儿面子罢！”大姨太太听了，停了一会道：“原来你也知道要面子的么？如今第二个新媳妇差不多又要进门了，你再去扒灰去罢！”急得康中丞摆手顿足的道：“叫你少说两句，你越发说出好听的来了。”正是：

河水新台之咏，老子风流；
墙茨中菁之羞，佳人难得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
闯深闺黄昏惊梦

且说大姨太太自从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，康中丞赔了无数的小心，认了许多的不是，方才夫妇如初。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点，要给第三个儿子娶媳妇。

原来康中丞只生一个女儿、两个儿子。女儿到八九岁上就一病死了，如今只存两个儿子。第二个儿子娶了媳妇，已经过了几年。现在第三个儿子也长成了，便和他择日迎亲。里头的事情都是大姨太太一个人料理。但是大姨太太本来是个堂子出身的信人，嫁娶的规矩哪里懂得？只得请了两位姑太太来帮忙。外头的东西自有那一班走狗和他料理。闹了几天，到了吉期，康公馆里头摆设得绿舞红飞，花团锦簇，真个是笙歌匝地，灯火连云，堂开玳瑁之筵，褥隐芙蓉之绣。那些官场商界的客人，纷纷扰扰的往来不绝。一回吉期已到，一乘花轿，几队仪仗，把新媳妇娶了过来。一切坐床撕帐，交拜庙见的这些礼节，料想看官们也都懂得，用不着在下做书的来铺排。

只说康中丞见了这位新娶的媳妇，丰神活泼，体态娇娆，比那位二少奶奶还要胜过几分；更兼性情宽厚，待人和气，真个是俊眼乍回，春云偷展，朱唇未启，巧笑先闻。康中丞看了，便也十分得意。康中丞的这位公郎，娶着了这班一个尤物，自然的夫妻恩爱，鱼水缠绵，恨不得把个身体捏作一团，并成一块。康公馆的房子本来很宽，有三间小小的花厅；四围都种着些梧桐竹子，窗明几净，花木参差，是康中丞向来会客的地方。花厅后

面，隔着小小三间翻轩，这个地方，康中丞就叫他内签押房。本来这个签押房的名目是签押公事的地方，只有现任官员，就是现有差使的人方才用得着。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，又不当差，简直的叫他内书房就是了，为甚么还要叫做甚么签押房？原来这个康中丞生有官癖，此番自己奏请开缺，原是不得已的举动，心上总存着个希冀起用的意思。所以把内书房叫着内签押房。平日之间，除了见客和休息的时候，看书写字都在这个内签押房里头。自从娶了这位三少奶奶回来之后，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，有好几天不到内签押房去。

这个当儿，忽然接到了京城里头吕大军机的一封来信。康中丞拆开看了一眼，连忙到内签押房去写回信。为着这封信上的话儿是要和他代谋起复，恐怕家人们闯进来看见了，传出去不便，便把内签押房的门关得紧紧的，吩咐一班家人不许进来。自己一个人坐在内签押房里头，悄没声儿的在那里想着怎样的写回信。想了一回，只听得外面吉吉各各的弓鞋细碎的声音，直走到花厅上来。康中丞不知道是甚么人，便由他在外面，自己却一言不发。等了一回，又听得轻轻的一声咳嗽。康中丞听得真切，知道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新娶来的三少奶奶，不觉心中一动，便躲在里面，一言不发。只听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还是这几间房子造得比别处好些。”康中丞正在那里侧着耳朵听他说话，忽听得外面又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，朗然说道：“今天怎么你跑到这里来了？”康中丞听着这个说话的声气，就是他那位令郎，心上便一个没趣，只得索性不响。听得三少奶奶笑道：“今天你出去了，我一个人觉得有些烦闷，闲着没有事情，所以出来各处走走。”那位三少爷也笑道：“这里是老头子会客的地方。今天老头子出去了，所以这样静悄悄的。”康中丞在里面听着，心上暗想道：“他见我关着门，只说我出门去了。我倒要躲在这里，看看他们两个人做些甚么？”想着，便轻轻的蹑着脚步

走到门口，在门缝里头看时，只见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少奶奶本来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处的，忽然间三少爷附着三少奶奶的耳朵，不知说了一句甚么，三少奶奶“格支”一笑，举起手来打了三少爷一下。三少爷道：“这里又没有人，怕甚么？这个地方，只要老头子出去了，是没有人来的。”三少奶奶道：“我不要，你便会怎样呢？”三少爷笑道：“你不要也由不得你。”说着便走过去，把门帘放下，关上了门，走过来不由分说，轻轻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来。两个人霎时间并蒂花开，鸳鸯梦稳，尤云滞雨，倒凤颠鸾。只把一个里面的康中丞气得软作一团，看着两位宝贝这样的风流放诞，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厅上串起戏来，你叫他怎的不气？

当下康中丞赌气掩过一边，不去看他，只听得两个人“支支格格”的笑作一团。停了一会，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他。只见三少爷又把三少奶奶抱起来，坐在肩上，就和那堂子里头的相帮揶揄着信人的一般，揶揄着满厅乱走。康中丞在里面看着，又好气又好笑。不料那位三少爷走了一回，走得高兴起来，竟自走到内签押房门口，“呀”的推开了门就要进来。这一下子把康中丞大大吃了一惊，一时无可奈何。人急智生，便想出一个法子来，只当他是家人送茶进来的样子儿，口中喝道：“我不要吃茶，端进来做甚么？给我端出去！”那位三少爷不听这几句话儿便罢，听了这几句话儿，这一惊倒也非同小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回转身来，没命的往外乱跑。三少奶奶也吃了一惊，又羞又怕，由不得身体一歪，在三少爷肩上直跌下来，跌得他“阿呀”一声，遍身酸痛，连弓鞋都跌掉了一只。三少爷见了，心上更加着急，也顾不得他跌痛了哪里，连忙一把拉了起来，两人飞一般的拉开了门，往着上房逃去。这个时候，刚刚大姨太太打发两个大姐出来寻康中丞，不知有甚么话说，奇巧不巧的和三少爷三少奶奶碰了一个正着。只见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，鬓发蓬松，同着三少爷拚命

的往里面跑。这两个大姐见了，心上十分诧异。走到花厅上，又见地上落下一只弓鞋。知道是三少奶奶的，登时大家传说起来。一个公馆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件事情。

康中丞躲在里面，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位宝贝走了出去，方才叹了一口气，走了出来，劈面又撞着了这两个大姐。知道他们已经看见，又没本事按住他们的嘴叫他们不要声张，只得装痴做聋的凭着他们去大家传说。自己对着大姨太太也免不得把这件事儿和他细细的说上一番。大姨太太倒笑了一会，又埋怨他不应该惊动他们，“你只悄悄的躲在里面，不要作声，等他们走了再出来，就闹不出这班笑话来了。”康中丞顿着脚道：“你倒说得好风凉的话儿！我起先原是躲在里面不敢作声的，到了后来。这两个宝贝不分好歹，竟要闯到里面来，我若再不开口，他们就要走进来了。你想可有甚么法子呢？”大姨太太听了，也没有话说。

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两个宝贝自从闹了这个笑话以后，觉得没脸见人。两个人只得装着生病，连房门都不出，一直躲在房间里头。躲了一个多月，方才老着脸皮出来见人。三少奶奶见了康中丞，还是满面通红的，连头都抬不起来。这件事儿，传说开去，上海地方的人就把他当作笑话一般，茶坊酒肆讲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。康中丞虽然知道，却又无可如何，只得借着事儿把他那位令郎骂了几场，打了一顿，方才罢了。

康中丞自从娶了这位大姨太太之后，大姨太太拿出堂子里头骗人的本领来，把康中丞骗得个伏伏贴贴，又爱又怕。一个月里头，差不多有二十天住在大姨太太房里，那四个姨太太不过是挂个名儿罢了。倒是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过意，劝着康中丞也到别个姨太太房里去应酬应酬。康中丞越发相信大姨太太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正经人。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马车出去，不知买甚么东西。康中丞便踱到三姨太太房里头去讲了一会闲话。大姨太太回来了，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间里头，两个人说说笑笑的。康

中丞十分高兴，正要收拾安睡，忽然想起日间有件马褂脱在三姨太太房里头，马褂袋里头有一封紧要电报，一时忘了收拾。便和大姨太太说了，要自己去拿。大姨太太道：“一件马褂，只要叫个人去拿来就是了，何必又要自己去拿？”康中丞道：“我刚刚想起今天还要到内签押房去写几封信，你只顾先睡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便立起身来，往外便走。

一路走到三姨太太房门外，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。康中丞口中说道：“怎么些人都到哪里去了？这里一个人都不见？”一面说着，一面跨进门来。只见这位三姨太太两颊飞红，衣裳不整，一个人坐在房里的一张榻上。还有一个平日跑上房的家人胡德，慌慌张张的立在旁边。康中丞见了，不觉大诧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？怎么房里头一个人也不见？”又对胡德厉声说道：“你这个时候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做甚么？”吓得胡德诺诺连声，不敢开口。三姨太太慢慢的说道：“你不要骂他，是我叫他进来的。”康中丞听了，瞪了三姨太太一眼道：“你叫他进来做甚么？虽然他是派值上房的，这个时候叫他进来，房里头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，算甚么样儿？”三姨太太不慌不忙的说道：“我今天发了肝气，痛得无可如何，三更半夜的又不便惊天动地的乱闹。偏偏我平日吃的十香丸又没有了，没奈何只好叫他连夜去买。又怕他们说明白，所以叫他进来，我自己吩咐他。你当是甚么事儿，又是这样的动起气来。”说着，便把一双纤手捧紧了胸膛，口中哼个不住。正是：

惊破高唐之梦，好事多磨；
吹残巫峡之云，襄王何处？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交代。

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
乱人伦令子宣劳

且说康中丞听了三姨太太的一番说话，心中半信半疑。心中暗想：又没有拿到甚么证据，闹是料想闹不出的。又回过头来看着三姨太太那般模样，双蛾欲蹙，皓齿微呈，太真病肺之妍，西子捧心之态，不觉把一个心早软了一半。看着那胡德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便对他喝道：“你还不赶快去买丸药？站在那里做甚么？”胡德得着这句话儿，好似得了赦书的一般，连忙答应一声，往外便走。康中丞又问着三姨太太道：“你既然发了肝气，他们那些人都到甚么地方去了？”三姨太太一面哼着，一面抬起头来说道：“绿云、祥云两个是我叫他们去拿开水的。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。”康中丞听了，低着头想了一想，便对三姨太太说道：“你以后须要留心些儿，不要这班大意。像今天这样事情，房间里头一个人也没有，就是你和胡德两个人。要是换了个疑心重些的人，已经不知闹到怎样的一步田地了？”三姨太太听了，娇怯怯的说道：“我发了肝气，痛得十分厉害，哪里还顾得房间里头有人没有人，这都是他们贪懒，看见我病了，就一个个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你还要向我说这样的话儿，难道你拿到了甚么凭据么？”说着，皱着眉头，把身体扭了几扭，连叫几声“阿呀”，一谷碌就倒在榻上。

康中丞见了这班做作，早把方才的一片疑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心上倒发起急来，连忙问道：“你到底甚么地方痛？可要叫个人来和你捶一下子？”三姨太太听了，也不开口，只把手对着

自己的胸膛指了几指。康中丞看了，便自己走过来，就在榻旁坐下，把两只手替换着在三姨太太胸前轻轻摩抚。又把几个娘姨大姐都叫进房来。康中丞骂了他们几句道：“怎么三姨太太在这里生病，你们这班人一个都不来伺候，躲到甚么地方去了？哪里有这班规矩！”众人听了，都呆了一呆，彼此做个眼色，便不开口。康中丞这一夜就住在三姨太太这边，倒伏伺了三姨太太一夜。这且不题。

只说康中丞的那位二令郎今年已经二十九岁，官名一个杞字，号就叫少己。从小的时候，康中丞也延师教他读书。无奈康少己的质地鲁钝非常，竟比康中丞自己还加了一倍。读了整整的十五年书，连《十三经》都没有读完。写个寻常通候的条子也写不出来。康中丞气得要死，他自己却毫不放在心上，倒对着人说：“如今的做官，只要有钱。我们老头子也是捐班出身，也做过一任江西巡抚。难道捐班出身的就不是人么？”这几句话儿传到康中丞耳朵里，康中丞听了，心上虽然气忿，转过念头来一想，觉得也无可如何，只有这个法儿。便只得拿出钱来和他捐了一个主事，到部里头去候补了几年，赔掉了无数的银钱，还闹了许多笑话。康中丞赌气把他叫了回来。

这位康少己到了上海，便花天酒地朝歌夜弦的乱闹起来。偏偏的康少己肚子里头虽然没有一些儿墨水，外面的丰貌却生得漂亮非常，面子上的应酬又来得十分活泼。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见了这位康二少爷，没有一个不喜欢的，康少己又专爱在女人面上用些功夫，献些殷情，就是康中丞的那几位姨太太，见了康少己，也都是十分亲热，格外殷勤。大家都有些跃跃欲试的意思。这位康少己本来也不是甚么正经人物，看了几位姨太太这班模样，便也存了个代父从军的念头。恰是回过念头来一想，始终觉得有些碍手碍脚的，不甚妥当。自从那一回大姨太太为着二少奶奶的事情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，虽然康中丞吩咐一班娘姨大姐

不许传说出去，都是同在一家的人，哪里瞒得过？这个信息早传到康少己耳朵里头，不觉心中大怒，想道：“这个老头子这样的不知廉耻！自己有了五个花枝一般的姨太太，还要调戏起自己的媳妇来。我倒留你的脸皮，不肯不分皂白的混搅，你倒这样的不顾人伦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！”想着，又私地里把自己的老婆盘问了一番。这位二少奶奶本来是个外交名手，自然另外想出一番话来和他敷衍，把自己的不是一古脑儿都推在康中丞身上，只说康中丞时常要调戏他，想转他的念头。康少己听了老婆这样的一番说话，自然气得双睛出火，七孔生烟，暴跳如雷的道：“这个老东西，真个这班无耻！说不得我也顾不得许多，只好做到哪里算到那里的了。他们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尚且这班混搅，我们年纪轻轻的人，更是分内的事情了。”自此以后，一直无话。光阴迅速，早又是秋去冬来，朔风乍紧，霜气中人。康中丞偶然受了寒气，觉得头痛鼻塞，身体有些不快。康少己听得康中丞病了，虽然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，却这一点儿面子上的规矩不能不要，便也同着众人照例进去问安，淡淡的问了几句。康中丞见了儿子来问他的病，不觉心上欢喜，就叫他坐在床沿上，和他讲些闲话。

这个时候，正有一个大姐煎好了一碗药递将上来。大姨太太便接在手中，二姨太太走过去，把康中丞扶了起来，坐在床上。大姨太太把一碗药放在康中丞口边，康中丞自己一口一口的喝。康少己在旁见了，不知怎么忽然天良发动起来，连忙抢过去，在银吊子里头斟了半碗冰糖燕窝汤，自己拿着，立在一旁，要等康中丞吃过了药，给他过口。

不一时，康中丞一碗药已经吃毕。康少己端上茶来。康中丞吃了两口，忽然一眼看见康少己左手指头上光华闪烁，带着一个钻石戒指，那钻石差不多比那最大的黄豆还要大些。康中丞见了，心上早吃了一惊。记得这个戒指是去年自己买给五姨太太的。买的时候，着实的看过一番，又是时常见五姨太太戴在手上

的。心上十分诧异，不由的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个戒指是几时买的？脱下来给我看看。”康少己出其不意，心中大吃一惊，不知不觉的全身一震，右手一松，拿不住茶碗，“豁唧唧”的一声跌在地下，连康中丞身上也泼了许多燕窝汤。康中丞看了这班模样，心中已经猜料了几分，便冷笑道：“甚么事情，这样慌慌张张的，把茶碗都跌下来！叫你把戒指脱下来给我看一看，为甚么急得这个样儿？”康少己听了，满面通红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。那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那里打水的一般，七上八下，跳个不住。没奈何，硬着头皮在手上除下来，递在康中丞手内。

康中丞接过来，仔细看了一眼，越看越像，不由得怒气填胸，胡须倒竖，勉强忍住了，不发出来，只问着康少己道：“你这个在甚么地方买的？花了多少钱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女人的装饰品，我们堂堂男子何必要带这样的东西呢？”康少己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啜嚅了一会方才说道：“这个东西是一个出洋的朋友送的。据他自己讲，在美国纽约买来的，花了二百五十元美金，合起我们中国的钱来，差不多也有五百块钱。”康中丞听了，哪里肯信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你的那个朋友同你的交情倒很好，居然送你这样贵重的东西！”康少己红着个脸，答应不出。康中丞正要骂他几句，忽然心上一想：“虽然如此，究竟不知这件事情的真假如何。万一一个没有这件事儿，不过偶然相像，惊天动地的吵闹起来，甚么意思？就使这件事儿竟是真的，家丑不可外扬。我自己先是这样彰明昭著的闹起来，给家人传了出去，我的脸上有何光彩？”想到这里，只得把心上的怒气捺了又捺，叹了一口气，瞪了康少己一个白眼，仍旧把戒指交还了他。康少己怀着鬼胎，不敢开口，接过戒指来，也不敢再带。勉强站在那里敷衍了一回，便回转身去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

康中丞本来没有甚么大病，不过着了些儿风寒，觉得心上有些饱闷。富贵人家的习气，只要稍稍的有些觉得不快，就要延医

服药的，闹得一塌糊涂。每每有本来不妨的小病，吃了几贴药吃
出病来的。康中丞的生病便也是犯着这个老毛病。当下康中丞见
康少已走了出去，自己盘算了一回，正要去叫了五姨太太和他
说话，恰恰的门帘启处，那位五姨太太已经轻移莲步，走了进来，
宝靥微红，秋波不定，好似受了甚么惊吓的一般。走进来就坐在
康中丞床上，和康中丞说了几句闲话。康中丞留心看他的手上，
只见那个钻石戒指高高的戴在手上。康中丞看了，心上登时一块
石头落地，暗想：“果然是我疑心错了。他的戒指明明的在他手
上，怎么会到别人手里头去呢？幸而没有吵闹出来，总算我自己
有些耐性。”想着，心上正是欢喜。忽然心上又想道：“天下的事
情都是无从逆料的，或者他方才见我要他的戒指来看，心上已经
明白，连忙把这个戒指去送还了他也未可知。”一会儿心上又想
五姨太太的为人，平日之间很是稳重，料想不至这班轻贱。一刻
儿的功夫，康中丞的一个心就如井上的辘轳一般，转了无数的念
头。

五姨太太在房间里头坐了一会，忽把双眉一皱，对着康中丞
说有些肚子痛。康中丞叫他回房歇息，五姨太太便慢慢的走了出
去。停了一会，康少已又走进来问长问短的，十分亲切。康中丞
口中不语，却偷眼看他手上，见方才的戒指依旧带在手上，纹风
不动。康中丞到了这个时候，方才把满心疑惑都化得干干净净。
又仔仔细细的把康少已手上的戒指看了一回，觉得和五姨太太手
上的那个戒指直是一个样儿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，就是有心制
造的也制造不出来。正是：

珠帘金屋，魂迷韩掾之香；
锦帐银床，春满宓妃之枕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交代。